

春联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节日符号之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以来,春联与各种传统民俗活动共同扮靓了大众的春节文化生活。



在对联里遇见汉语之美

□ 霜枫酒红

戏曲里的春节意趣

起源于民间的传统戏曲,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一春节,与其相关的意象、习俗、故事是戏曲舞台表现中的重要内容,与之伴生的演剧活动也历来备受重视。

一些包含除岁、迎新等应景内容,具有“挂红”、团圆等喜庆元素,乃至在剧名、技艺上“有彩头”的戏码,在这一时段广受欢迎,如《彩楼记》《百花亭》《元宵谜》《龙凤呈祥》等,旧时都曾在春节期间广泛上演,有的时至今日仍在舞台上熠熠生辉。除与民众春节看戏的习俗广泛关联外,这些剧目何以常演常新?

其一,都表达了祈望团圆、祈求美好的热切期盼,有跨越时空与当下观众形成情感共鸣的审美旨趣。比如,京剧、昆剧、川剧等都演《彩楼记》一剧,其中,“祭灶”“赶斋”“评雪辨踪”等,皆把吕蒙正夫妇相濡以沫、苦中作乐的质朴性情展现得谐谑风趣,既能让人从中找到“自我”的投射,也很好地展现了人物本身的艺术魅力。

其二,很大一部分应节戏在职业化演出中历经锤炼,带有浓郁的行当、流派特色或演员独特的角色体验,因此,风格通俗易懂,质量也相对上乘。比如,取材自三国故事的《龙凤呈祥》,行当齐全、气氛喜乐,至今仍被许多京剧院团作为“开年大戏”上演,其中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曾被不同须生流派广泛传唱。

其三,随着时移世易和演剧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一批剧目不断扬弃升华、推陈出新,从而更具人民性与艺术性。如武旦戏《泗州城》经多次改编,有的以《虹桥赠珠》为剧名演出,剧情也改为凌波仙子与书生白永相恋、触犯天条,被天神镇压,因将宝珠赠予白永而不敌天兵,白永冒死还珠助战,仙子转败为胜,两人终成眷属。修改后的仙子为爱奔赴,书生有情有义,剧目的故事性、观赏性更为契合大众的审美心理。

春节在传统风俗的传承中,承载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这与传统戏中许多艺术形象的塑造、题旨内涵的表达形成了高度统一,也成为释放民间演剧、观剧热情的重要元素。当然,随着观众观演需求的日趋多元,春节戏曲演剧亦需丰富供给,无论是送戏下乡还是城市剧场演出,除安排一些主题演出外,还要在拓展观演关系、丰富剧目类型等方面进行创新突破;与此同时,也应乐见科技元素的助力、“互联网+”平台的加持,更好地焕发戏曲艺术的生命力和节庆文化的吸引力。选自《学习强国》

在中华文化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断然是少不了春联的。

春联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节日符号之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以来,春联与各种传统民俗活动共同扮靓了大众的春节文化生活。在国内,从全国性的、区域性的征集春联活动,到社区里火热的写春联现场,再到南京、西安、大同、苏州、襄阳、荆州、正定等历史文化名城给古老的城门挂上大红的春联佳作,确实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同时,春联还汹涌地走出国门,与舞龙、舞狮等共同组成了流播世界的中华春节文化符号体系,让世界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与活力。

春节期间,覆盖城乡的春联不仅表达着千家万户的美好愿望,也蕴含着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行走江南江北、长城内长城外,面对男女老幼欢聚的笑颜,你或许听不懂那么多种方言,但是你可以看到并读懂一样精美的春联。这是一个广袤土地上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对各地的方言具有强大的统摄作用,不仅实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交流沟通,还一直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纽带——从“书同文”到今天的春联,汉字本身的表意超越功能、汉语强大的吸附同化能力一直是促进和维护中华民族成长、壮大、成熟、稳定的文化因力之一。

看着春节前市场上龙年新岁耀眼的春联,欣赏着大同市楹联研究会为大同古城12个城门创作的12副佳作(实际悬挂了8副),一副副春联里的美好祈愿、传统习俗、主体地位、时代进步,表达出大众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在优美的词句中潜移默化地凝聚着社会共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确实能够让人感受到一股由内而外的精气神。

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说,“对联乃是体现和代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艺术,它有古老而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做它的靠山,因此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通过对联,我们可以窥知骈体文、五七言律诗、辞赋、词曲等艺术,亦可领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趣味等。可以说,通过联句我们可以读出无尽的内涵。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对偶不仅是一种修辞格,而且是语言艺术创作中常用的手法,还成为审美意识中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无论在《诗经》还是《楚辞》中均有对偶句的频繁出现。汉赋更是以对偶句为主要特征的骈体文,对偶句的优美在汉赋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汉语平仄声出现之后,对偶句逐渐锤炼成了精美的对仗句。唐宋格律诗词的对仗使语言音韵和谐,增

强了节奏感和音乐美,达到表现形式上的高度完美。因而格律诗词的对仗要求也就甚为严格。至此,对仗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要求诗词联句在对偶基础上,上下句同一结构位置的词语必须“词性一致,平仄相对”,并力避上下句同一结构位置上重复使用同一词语。

在内容和修辞格之外,让对联更具审美价值的是书法艺术的加入。明代中期对联渐呈流行之势,大多出现在先书后刻的诸如大殿园林等建筑物上,因此至今能够见到的纸帛墨迹十分稀少。到了清代,对联真正兴盛起来,宫廷官署、府邸大宅、梵宇道观、茶楼酒肆往往都要悬挂张挂,即使士庶居所、百姓人家也会以联为饰。因此,对联成为了当时中华大地上的显在文化景象。

清代,很多书法大家同时也是对联名家,像金农、郑燮、刘墉、翁方纲、邓石如、钱沣、包世臣、翁同和、康有为、赵之谦等;很多对联大家亦是书法名家,如梁章钜、阮元、祁雋藻、曾国藩、俞樾、王闿运、左宗棠、赵藩、梁启超等。梁章钜(1775—1849)是嘉庆七年(1802)进士,累官至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一生著述宏富,有《退庵随笔》22卷、《文选旁证》46卷、《浪迹丛谈》总19卷、《楹联丛话》总16卷等。其中以《楹联丛话》系列为最有名,包括《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楹联剩话》《巧对录》等。该系列被视为楹联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开创了联话体例,确立了楹联分类原则,建立了楹联批评体系,保存了历代楹联约1000余副(以及各种珍贵史料),是名实相符的楹联学开山之祖。他创作的楹联尤重典雅和贴切,至今广为引用。例如湖北江陵官署联,“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苏州沧浪集句联,“清风明月本无价;(欧阳修)近水遥山皆有情。(苏舜钦)”

山西寿阳人祁雋藻(1793—1866),累官至左都御史,兵、户、工、礼诸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世称“寿阳相国”。祁雋藻是“三代帝师(道光、咸丰、同治)”,诗词楹联均称大家。其楹联创作高雅淳正,广受称誉。如“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湖南衡阳船山祠联,“气凌衡岳三千丈;心托离骚廿五篇。”太原晋祠圣母殿前廊联,“悬瓮山高,碧玉一湾分晋水;剪桐泽远,慈云千古荫唐村。”当然,因为书法名声之大,往往掩盖了其诗联的名声。

春节假期,欣赏一下千家万户的春联,看看古建筑上的楹联,从形式到内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文字和书法的魅力,更能体味到创作者的襟怀、学养,亦能窥见一座城市的文化积淀、精神风貌。

门扉上的守护

门神年画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审美理念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自商周始,古代先民就有祭拜门神的传统,汉代王充所著《论衡》中有载:“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欲食,中雷,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早在汉代已有类似门神的图像出现,在河南南阳汉墓出土的墓门及门前的画像石上清晰可见朱雀、虎以及持戟握斧的守卫等形象,起到守护墓穴的作用。门神年画是随着木板雕刻技艺的兴起而被世人所认识的。隋代以前,人们在门上涂绘门神形象,并悬挂苇索、桃木以求攘灾纳福。五代至北宋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技艺的发展,门神图像逐渐从手绘转向量产,使得“百鬼畏之”的门神年画得以推广、普及。

神荼、郁垒是门神年画中的经典形象,古籍中有“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的记载。传统门神年画中的形象还有疾恶如仇的钟馗,聪慧灵敏的仙童,以及象征幸福、吉利、长寿的福禄寿等。这些门神多出自古代神话传说,在形象塑造上既强调脱离凡俗的超然之气,也兼有喜怒哀乐等复杂情绪与人性特征。唐代以后,年画中逐渐出现了以历史名人作为原型的门神形象。在孙臬、庞涓、方弼、方相、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众多文士武将中,秦琼、尉迟恭二将成为门神年画的经典题材,也是元代以后门神年画中的主要形象之一。明清时期,门神年画的发展与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元代戏剧、明清通俗小说的盛行息息相关,其内容无所不包,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戏曲故事等皆可入画。题材的丰富也有赖于当时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人们对门神年画这一艺术形式的普遍认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画中的门神出现了保家卫国的抗战英雄形象。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和华山等艺术家以刻刀为武器,走上了以木刻版画支援抗战、提振民族精神的艺术道路,创作出一批抗战主题的新年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年画中的门神增添了新的形象,表现出艺术关怀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今天,门神年画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创作者们尝试从不同维度对门神年画进行创新改良。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将传统艺术风格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门神年画”也在近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既能在以动态影像呈现的年画中一睹各类门神的飒爽英姿,又能借助数字技术和全息影像全方位感受立体门神的艺术细节。

透过丰富多样的门神年画,我们得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富与绵长。回望门神年画的发展与变迁,虽然其画面主题、表现形式和审美风格不断拓展,但画中承载的美好寓意始终不变。愿门神年画所传递的祝福在每一个家庭中得以实现,其所蕴含的文化之韵与艺术之美也必将在艺术家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据《光明日报》